

雪落村庄

□戚思翠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寒冬腊月，北风呼啸，安坐书房，敲着文字，油然想起南宋无门慧开禅师的《无门关》，继而想起了儿时雪落村庄之景象。细细回味，慢慢咀嚼，其实，雪落在村庄上，每一寸土地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大地的呼吸，岁月的脉动，生生不息，绵绵悠长。

雪落村庄，诗情画意，美轮美奂。颇有经验，下雪是件出其不意之事，尤其夜晚，它会无声无息悄然而至。早晨醒来，向窗外一看，果然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，整个村庄变成了一个白色世界。农谚云：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每此时，驼背爷爷总会躬着腰，一边在门口土墙根的一块宝贝青砖上磕着长烟斗，一边咳嗽哄哄地说：下吧，下吧！好雪，好雪！瑞雪兆丰年啊！大雪封门、封路，雪有尺把厚，扫雪真正成了一块“试金石”。每此时，父亲便吆喝我们快起来扫雪，说人家谁谁已经扫到东桥头“五包奶奶”家门口（后知就是父亲扫的），谁谁扫到庄子东头了。一听这话，赶紧起来拿着扫帚、铁锹立马投身到火热的“扫雪运动”中，男女老少齐动手。尽管雪是隔三差五地下，但凹凸不平的土路并没有因为下雪而变得泥泞不堪。尤其是各家通往村里的学校、大部队、卫生所、供销社等的路道，一直保持畅通无阻，保证孩子们上学的路好走，保证村民们去供销社买油盐酱醋的路好走，保证人们生活正常进行……整个扫雪过程，趣味无穷，寓意深远，它既是一堂生动活泼的教育课，更见证着人间的真情真爱、至善至美。

雪落村庄，温馨安逸，幸福祥和。雪是冬天的灵魂，是大自然的骄子，是乡村的精灵，是天地之间霓裳羽衣的舞者。洁白的舞衣，飘逸的舞姿，超凡脱俗，优雅美丽。而在村庄的老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一只只盛满雪的鸟巢孤傲地直立着，俯瞰着峥嵘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，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一场场大雪。纷纷扬扬的雪花，簌簌有声地涂抹着素面朝天的村庄。此时村庄安静了，宛若油画中的一尊雕塑，静默地蹲在时光的深处。一望无际的麦田盖上了白白厚厚的“棉被”，酝酿许久的碧绿瞬间被颠覆了。这种铺天盖地的大手笔只有雪天使才能做到。而饥渴的麦苗们却躲在雪被里快活地吮吸、吟唱、欢笑。安逸的农家小院里，屋檐下宛若长龙的玉米辫，红似火焰的辣椒串，在雪光映衬下，熠熠生辉，光彩照人。夜已深，村人都酣睡在大雪营造的静谧里，犬吠声渐渐稀落，村庄的一隅响起了木门的吱呀声。门外的雪仍下着，走进家门的一刹那，夜归人身上的积雪融化为一地冰凉的水，滋养着村庄的梦境。雪地上，一群夜游“闹春”的猫狗追逐嬉戏，仿佛久别重逢的故友，因为一场雪的盛情邀约，呼朋引伴，团聚一起，恣意撒欢。村庄周边的小河，像一条玉带，鱼儿在雪的庇护下美美地做着春天的梦。

雪落村庄，诗意浪漫，温柔可爱。被雪染白的村庄是隽永、动人而静谧的。一场雪让尘世的浮躁变得踏实，让粗糙的生活变得精致了。但当雪花一场又一场飘落村庄时，一切沉寂的心事又开始变得活泛起来，那些平时忙于农活的大姑娘、小媳妇们终于有了闲暇，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她们三五成群，一拨一拨地分坐在谁家的烤火炉旁，一边为心上人纳鞋底、织毛衣，一边说说笑笑、打打闹闹，一边聊着未过门的女婿，谁长得帅，谁长得丑，谁准是个会疼媳妇的主儿呢。说得姑娘家羞羞答答，满脸通红，无奈抓起毛衣捂住脸……情窦初开的女子，情怀若诗，那份娇羞，妙不可言。而小媳妇们又是另一番情形了。她们不是家长里短，说东道西，就是念叨着出门在外的丈夫或是上学的孩子，大雪天是否挨饿受冻？忽然间，不知哪个冷不丁说了一句“荤话”，惹得大家笑作一团……落雪的日子，农家人的土屋里总是溢满着欢乐和浓浓的温情。雪是一位无所不能的魔术大师，只要他轻轻挥动纤手，便可以将村庄里稀松平常的事物，倏间变得鲜活灵动，生机盎然，诗意十足。

雪落村庄，返璞归真，童趣无穷。一到下雪天，村庄便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。雪还未停，他们就像一个个不知疲倦的信使，不约而同、迫不及待地溜出家门，空留

下几声大人的嗔骂。他们爱用细碎的步伐把一场雪韵演绎得炉火纯青。空旷的原野上，千层底棉鞋踩着厚厚的积雪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，那韵律和节奏伴着一路的大呼小叫，在寂寥的阡陌之上久久回荡。蓦然间，不知是谁先扔了个雪团，于是，一场混乱的雪仗便轰轰烈烈地展开。一时间，你追我赶，雪球四处乱飞、迸裂，砸在身上，乐不可支。紧接着，又堆雪人，滚雪球，滑雪橇……忙得热火朝天，不亦乐乎，直到各家母亲一声声呼唤自己的乳名，才依依不舍地顶着“红鼻子”回家。最有趣是观看男孩们在雪地里捕麻雀，借鉴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提到的捕鸟方法。先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然后用一根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筛子来，下面撒些麦粒儿作诱饵，而木棒上系一条长绳，远远地牵引着，待麻雀们走进筛底下啄食时，猛然将绳子一拽，可怜的麻雀便成了“瓮中鳖”。

雪落村庄的故事，说不完，道不尽。雪止，天晴，雪融。雪水滴滴答答，自屋檐上流泻下来，那声音好比冬天特有的妙曼无比的天籁之曲。一夜间，雪水又变魔术似的，成了晶莹剔透的冰凌。那草屋檐下，长短不一、粗细不同、形状各异，似枪似剑银光闪闪的冰凌，如同天然雕塑品，构成一道迥异的风景。孩子们总被这种奇特所吸引，或拿竹竿拍打，或站凳或打“高肩”（人站人肩上）厮下，拿在手上抚摩，感受那种光滑柔顺的快感，有时候忍不住放嘴里咀嚼，嘎嘣嘎嘣的脆声，如同现在吃的棒冰，有一种凉丝丝、甜津津的味道，不一会，又捂嘴，像要冻掉牙。尽管嘴唇冻得通红，可还是乐呵呵的，那么快活、惬意。

那时落雪的村庄，男女老少，热闹非凡，童话世界般诗意，令人着迷。那时村庄的雪不仅有品性，还善解人意，她下得猛，下得慢，总能在地面上留存好多日，美上好几天。村庄的雪，落在村庄的脸颊上，落在农人的眉梢间，落在孩子的手掌心，落在了游子的心底里……

炊烟，是乡村的灵魂，是岁月的低语，是归家的信号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天边染上一抹金黄，那袅袅升起炊烟，便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静静地铺展在蓝天之下，勾起人们心中无尽的思绪与回忆。

记忆中的炊烟，总是与故乡紧紧相连。那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，四季分明，景色宜人。春天，万物复苏，田野里一片生机勃勃；夏天，绿树成荫，蝉鸣声声入耳；秋天，稻谷金黄，丰收的喜悦挂满枝头；冬天，白雪皑皑，整个村庄银装素裹。而无论四季如何更迭，那缕缕炊烟总是准时出现在村子的上空，像是永不落幕的舞台剧，演绎着村庄的诗情画意。

小时候，我总是喜欢在放学后，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，蹦蹦跳跳地往家里赶。远远地，就能看见自家屋顶上飘起的炊烟，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愉悦与满足。我知道，那炊烟的背后，是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是她用那双勤劳的手，为我们准备着一日三餐。那时的我，对炊烟有着一一种莫名的依恋，总觉得那炊烟里藏着家的味道，藏着母爱的温暖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到了远方的城市打工谋生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让我渐渐忘记了炊烟的模样。高楼大厦间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空气中弥漫着的汽车的尾气与城市的尘埃。偶尔，在某个黄昏，当我站在窗前，眺望着远方模糊的天际线，心中会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与失落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自己内心深处，始终牵挂着那缕

炊烟，牵挂着那个遥远而宁静的村庄。

年关将近，我乘车回到了故乡。当我走到村口，那熟悉的炊烟再次映入眼帘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什么触动了一下，所有的疲惫与烦恼瞬间烟消云散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站在路边，凝视着那缕缕炊烟，心中百感交集——温暖而又伤怀。那炊烟，依旧是那么轻盈、那么飘逸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，又仿佛在欢迎着每一个归家的游子。

我沿着小路，走向家的方向。沿途，我看到了熟悉的田野、熟悉的房屋、熟悉的面孔。一切都这么亲切，却让我怅惘若失，仿佛我要找回什么……当我走到家门口，门却紧锁着。记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30多年前，那一刻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，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。那时，母亲还健在，我每每从外面回来，她早已站在门口，笑容满面地迎接我，总是笑着说：“饿了吧，赶快去吃。饭已经准备好了。”进餐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母亲亲手烹制的饭菜，聊着家常，气氛那么甜蜜，那么融洽。

夜幕降临，炊烟渐渐散去，村庄恢复了宁静。我独自坐在院子里，仰望着满天寒星，思潮翻涌——曾经那熟悉的身影，在这个院子里再也看不见了；母亲离开我们30多年了，再也吃不到她亲手做的饭菜了。此时此刻，我陷于对往事的回忆中……

岁月悠悠，炊烟依旧。每一次回望，都是对故乡的深情凝视；每一次思念，都是对亲情的深深眷恋。

（接上期）

宋灵燕是一个聪慧、刚强又心思缜密的女子。她嘱咐常明，此事再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，宋灵燕跟没事人一样，王湛之提着水果、点心来看望，她也照常热情接待。

过了几天，宋灵燕说要出趟远门，对娘家人做了交代，又将一双儿女——三岁的何熙明和一岁的何芷珠托付给无影伯父的大儿子何瑞伍。

这天下午，王湛之又提着礼物来何家看望。宋灵燕初上香茗待客，与之聊天，说些感激的话。天色渐晚，宋灵燕特地下厨做了两个菜，留王湛之吃个便饭。王湛之喜出望外，这是宋灵燕第一次对他如此热情。席间，宋灵燕还拿出酒来，与王湛之对饮了几杯。王湛之愈发情不自禁，趁着酒意，向宋灵燕表达爱意，说爱慕之心由来久矣，如蒙不弃，吾与汝在天比翼，在地连枝，共浴爱河也！

宋灵燕道：“汝之心思奴家明白。只是亡夫辞世刚满一月，奴家还要为他焚香点烛烧些纸钱超度一番，暂不能另作他想。今夜奴家就要过河去烧纸。”

王湛之说：“过河？那湛之陪伴娘子一同过去如何？”

宋灵燕道：“那敢情好。只是又要有劳相公了！”

临行前，宋灵燕刻意收拾了一番，着一身素白，头发也用白绢束了。备了一只小篮，里面置有香烛纸钱及供品等物。

二人出门。王湛之将小篮提了，又打一灯笼走在前面。宋灵燕将房门锁了，在后面缓缓跟来。

两人沿着西枝江，穿过水东街，下到江边，登上水东浮桥。

此时早已夜色四合，桥上空无他人，只有王湛之、宋灵燕二人。只听江风呼啸，浊浪滚滚，顶得浮桥一起一伏。

行至桥中，忽听宋灵燕一声大叫：“浩天夫啊，妾为你报仇雪恨来了！”叫毕，宋灵燕飞身向王湛之冲去。

王湛之听到喊叫，一惊，蓦然回首，却见宋灵燕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了过来。王湛之来不及反应，一双手已飞快地伸了过来。

宋灵燕的一双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卡住了王湛之的脖子，侧身一跃，二人越过铁链，重重地跌入江中。

王湛之在水中拼命地挣扎，无奈宋灵燕那双手死死地扼着他不放。二人在水中翻腾浮沉，渐渐地沉了下去，再无声息……

第二天，当人们打捞起二人的尸体时，两人还是抱在一起的，宋灵燕的双手还紧紧地卡着王湛之的脖子。

第十章

屡遭征剿气数尽 密谋起事星火燃

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感到了自己的江山已风雨飘摇，遂加强了对反清人士的镇压，各地的会党武装亦损失惨重。

活跃在博罗苏村至马嘶的大山里，以李彪为首的那帮洪门兄弟，原有七八十人之众，但在官府的多次围剿中，已经死伤过半，还有的离开山寨另谋生路了。因此，这支队伍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。

早在几年前，李彪感到自己已体力不济，精力不旺，感觉到已老之将至，遂把他的弟子、博罗人江如海叫到跟前，道：“想我李彪当年追随置大元帅起事，一转眼已四十余年矣！而今，我已垂垂老矣，加上新伤旧伤，愈加心力交瘁，已无力再执掌大爷这面帅旗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想传位给你，你好好领着这帮兄弟们继续闯荡出一片天地来。”

这江如海出生在博罗一农家，自小喜欢习拳弄棍，练得一身武艺。他性格豪爽，为人仗义，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，因此在当地颇有人缘。一次，因为抗租打伤了一位权贵，遭到官府缉拿，遂带领一帮兄弟投奔了李彪的天地会。江如海作战勇猛，善动脑筋，在数次战斗中屡有建树，因此深得李彪赏识，逐渐擢升为头领，成为李彪的心腹副手。

江如海见李彪要他接班，坚辞不受。说：“如海有何能何德，万不敢当此大任！”

李彪几次劝说无果，就召集众头领商议。大家一致拥戴江如海接过大爷的帅旗。江如海见实在推辞不过，又见众兄弟是真心希望他接班，这才答应了下来。

那天，山寨里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，隆重举行了交班仪式。李彪将一枚象征山寨最高权威的令牌传给了江如海，江如海跪地接了，歃血盟誓，众头领三叩九拜，山呼“江大爷升帐”，江如海于是正式坐上了洪门大爷的交椅。

不久，李彪返回龙川老家隐居养老，从此淡出了江湖。

这几年，江如海带领着那帮兄弟，虽然躲过了官府数次围剿，但随着死伤增多，自然减员，剩下的那些人马已难成气候，经不起官军的穷追猛打了。

面对如此困境，江如海感到有些无计可施。这天，他左思右想，突然想到一个人，此人或许能给他出主意。于是，他挑选了一个日子潜入惠城，进入水东街，溜进了东江商行。

那天，东江商行的老板何瑞伍正拨打着算盘对账，突然有一个人闯了进来。何瑞伍抬头看时，来人并不认识，以为是来买货的，忙叫过伙计过来招呼，自己埋头继续算账。可来人并不管理伙计，而是一把拿开了何瑞伍的算盘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何瑞伍正诧异间，只见来人摘下凉帽，取下了脸上粘着的眉毛和胡须，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来。

何瑞伍一见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嗨呀，如海老弟，原来是你呀！”

江如海笑道：“瑞伍兄，看来愚弟化的装还是不错的，连老朋友都没有认出来！”

何瑞伍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老弟的易容术是炉火纯青了！”

何瑞伍说着，将江如海让进内厅，分宾主坐下，让伙计送上香茗。

江如海跟何瑞伍确实是老相识了。在此之前，江如海曾跟随李彪多次出入此商行，或做客，或有事，时间长了，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，与何瑞伍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。（待续）



惠州菱湖边上的黄花风铃树金灿灿，游客市民驻足拍照 吴伟荣 摄